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新疆人民出版社

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

马大正

杨 镰 主编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新疆人民出版社

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

马大正 主编
杨 镰

●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执行主编 陈重秋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总主编 宿 白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大正 杨 镰 陈重秋 荣新江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厉 声 石晓奇 华 立 李春华

吴福环 阿拉腾奥其尔 林梅村

周 轩 柳洪亮 侯 灿 耿 昇

柴剑虹 徐文堪 崔延虎

顾 问 〔瑞典〕罗 信(Staffan Rosen)

伍贺庚(Hakan Wahlquist)

〔日本〕金子民雄

前 言

1996年9月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了“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及丝绸之路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以中国古典文学和丝绸之路文明两个主题分为两个会场同时进行,参加丝绸之路文明会场的中国和美国的学者30余人,本论集即是从学者们提交的论文中,依首发原则精选而编成。

我们依论文内容,分为三个专题:一、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二、丝绸之路考古;三、丝绸之路文化。本论集所收论文,均系相当专门的学术著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领域研究的最新水平。我们本着尊重学者研究成果、文责自负的原则,在编选时,一律未改动所收论文的学术观点,以期展现本研究领域中百花争艳的喜人形势。

1992年10月在乌鲁木齐市召开了“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我们曾据会议论文编成了一部《西域考察与研究》学术论集,1996年9月的会是上次会的延伸,所以将本论集定名为《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如果这两部论集对于繁花如锦的丝绸之路研究起到一定积累、推动之功,作者和编者的心愿亦足矣!

主编共识

1997年8月5日

目 录

前 言	(1)
-----	-------

一、丝绸之路历史、地理

罗布泊探险考察一世纪	杨 镰(3)
一条鲜为人知的哈萨克草原通道	马大正(31)
草原丝绸之路与丝绸重镇高昌	钟兴麒(39)
哈萨克民族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厉 声(61)
从福康安《奏稿》看清代丝绸之路上的人口移动	华 立(83)
——乾隆年间甘肃回民迁移新疆 30 例浅析	
西域流放研究	周 轩(99)
新疆地名研究	解玉忠(120)
重构古代丝绸之路社会生活史的可能性	崔延虎(132)
马洛夫所获写本收藏和研究情况简介	徐文堪(140)
哈论外国探险考察者有关西域著作的翻译与出版	李春华(148)

二、丝绸之路考古

尼雅考古百年	王炳华(161)
新疆尼雅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浅析	于志勇(187)
尼雅新发现的鄯善王童格罗伽纪年文书考	林梅村(196)

7296/07

高昌王陵初探.....	柳洪亮(217)
——兼与吴震先生商榷	
沙海遗书.....	何德修(230)
——论新发现的《董西厢》残叶	
古于阗坎城考.....	李吟屏(236)

三、丝绸之路文化

作为传送印度文学到中国管道的中亚佛教

.....	〔美〕梅维恒(265)
鄂尔浑碑铭与中国碑铭之比较.....	刘兆云(271)
龟兹昭怙厘寺舍利盒乐舞图解读.....	王 嵘(285)
回鹘佛教文学中的譬喻故事文献.....	牛汝极(295)
巴音布鲁克草原与土尔扈特蒙古人.....	洪永祥(310)
现代文明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	吴福环(323)

附录一

“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及丝绸之路文明”国际学术

研讨会综述.....	阿拉腾奥其尔(339)
------------	-------------

附录二

会议代表名单.....	(346)
-------------	-------

一、丝绸之路历史、地理

罗布泊探险考察一世纪

杨 镰

本文试图就百年来对罗布泊地区的探险考察,略作分析与研究。罗布泊位置之争和楼兰文明的来龙去脉,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纪之谜”。在这个背景下,笔者拟仅就罗布人历史及罗布泊游移这两个具体问题略申己见。楼兰考古是罗布泊探险重要组成部分,已有诸多宏文大著发表,足资参证。除与罗布人历史或罗布泊游移确有关联者,本文将不涉及楼兰古史及罗布地区的考古诸内容。

导 语

为论述方便,笔者把 1876—1896 年这段时间,作为罗布泊探险史的“史前时期”引入视野。而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 1876 年深秋进入罗布荒原,为其史前史记上了第一笔。此后,“罗布泊位置之争”在欧洲地理学界成为热点。

普氏于 1885 年再次抵达罗布荒原,但并未获得证实自己观点的新证据。普氏一生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计划于 1888 年开始的第五次——中亚探险,虽仍以西藏为终极目标,但罗布泊是其间重要的一环。此行准备充分,资金有保障,而且人员不同寻常,不但有罗布罗夫斯基、科兹洛夫,后来还吸收了波格丹诺维奇、别夫佐夫等中亚探险家。这是迄今为止,进入罗布荒原的实力最

雄厚的一支探险队。普氏死于伊塞克湖，使探险队出师不利。1889年，在修正了路线（取消与西藏有关的内容）后，其他仍按计划执行。罗布荒原因之成为此行的重点。可奇怪的是，此行并未取得任何超越普氏1876—1877年考察成果之外的收获。也许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对罗布罗夫斯基、科兹洛夫等人的影响实在太，致使他的死去实际已宣告了本次探险的终结吧！然而，如果一切仍由普氏领导实施，罗布泊位置问题会不会在1896年斯文·赫定到来之前就出现另一种结局呢？

可以说，1896年以前的罗布荒原探险史，是由俄国探险家写就的。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伊犁翻越天山到罗布泊》、科兹洛夫《罗布淖尔》、别夫佐夫《喀什噶利亚和昆仑旅行记》、罗布罗夫斯基《1893—1895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中亚考察队纪要》、格卢姆尕什麦罗兄弟《中国西部旅行记》等，是这一阶段的实录。这里应该对两位俄国学者略作说明。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本来身份是地理学家，对中亚和罗布泊问题有极大的兴趣，1876年他本人曾来塔里木东端探险，但迄今并未见有关此行的探险记或研究报告刊布。奥勃鲁切夫（1863—1956）是俄国地理学界的元老，一生跨越了沙俄、苏俄两个历史时期，而且此人出道颇早，1905年出版的《罗布泊探秘》就提到了他，并称他是俄国地理学界对罗布泊位置问题持中立见解者。1955年，他出版了《中央亚细亚的荒漠》，其中有关罗布泊地区的篇幅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内容。有的学者引此书为证，来谈奥氏对罗布泊的考察。但必须指出，此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探险考察亲历记或自传，而是一部文学性的通俗读物，借一位“找宝人”之口，介绍西域探险。这位主人公是奥勃鲁切夫虚构的，并非“夫子自道”，亦非实有原型。

189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对罗布荒原的探险考察，是罗布泊探险史的重大事件。赫定一生曾三次来罗布泊，即1896年，1900—1901年，1934年，时间跨度长达40年。1896年的经历见

《穿越亚洲》;1900—1901年的经历见《罗布泊探秘》、《中亚与西藏》,1934年的经历见《游移的湖》。他首创罗布泊“游移湖”说;并推测罗布泊交替使用南北两个湖盆的周期为1500年。1901年3月,他发现了楼兰古城;1934年,他在北返的罗布泊水域做了处女航。

步其后尘,美国气象学家亨廷顿于1905—1906年考察了罗布荒原,写有《亚洲的脉搏》、《气象与文明》等书。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于1906—1907年和1913—1914年两次考察了罗布泊地区。目前学界通用的罗布荒原古迹标号(从LA—LT,共20个),就是他倡制的。日本释子橘瑞超1908年抵达罗布荒原,在前往阿不旦的途中度过了1909年元旦,以发现了《李柏文书》知名。1927年中国瑞典联合组建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并开始了长达8年的“中亚大探险”,旗下中瑞学者多次进出罗布荒原:黄文弼于1930年4—5月、1934年5月;贝格曼于1934年;陈宗器于1930—1931年、1934年;霍涅尔于1930—1931年(与陈宗器同行)。黄文弼著有《罗布淖尔考古记》,贝格曼著有《新疆考古记》,陈宗器著有《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中国西北之交替湖》(与霍涅尔合著),霍涅尔著有《到罗布泊去的路》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新疆综合考察队,于1956—1959年对新疆进行了多学科的科学考察,在一个时期内,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以穆尔札也夫教授^①为首)应邀参加了考察工作。这个项目曾列入国家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9年,抵达了罗布泊。是最后见到“蒲昌海”水域的考察队——

^① 穆尔札也夫是苏俄著名的中亚地理学家,《西域研究书目》(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著录有他的多种著作。他写的《罗布泊——一个游移的湖》,曾译载于中国的科学普及刊物《地理知识》1955年11期。是持“游移湖”说的俄国学者。

据判读美国资源卫星的照片,罗布泊于1972年彻底干涸。但由于条件有限,在罗布泊地区的工作似未展开,而且迄今未见详细全面的考察经过发表。其成果自50年代由科学出版社陆续刊出,首先是论文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然条件》(1959年),然后分册出版了《新疆土壤地理》(1965年)、《新疆南部的鸟兽》(1965年)、《新疆地貌》(1978年)等专集,至今似仍未出齐。在考察队地貌组所著《新疆地貌》和考察队成员周廷儒的论文《论罗布泊的迁移问题》^①中,首次提出了罗布泊“从未游移”说。彻底否定了风靡学坛七八十年的“游移湖”说。

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组建了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于1980—1981年对罗布泊作了考察与研究。因负责人彭加木失踪,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于6月就停止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考察分别安排在1980年和1981年的5—6月这个罗布荒原气候条件最不宜作野外考察的季节进行。夏训诚主持出版了《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论文集)和《神秘的罗布泊》(画册)^②。彭加木的意外失踪,使这次考察分外知名。有关罗布泊位置问题,论文集赞同罗布泊“从未游移”说。

纵览罗布泊探险史,第一个抵达的近代探险家,是普尔热瓦尔斯基(1876年);第一个在此发现楼兰古老文明遗迹的,是斯文·赫定(1900年3月28日);第一个发现楼兰王国时期文书的,是斯坦因(1901年1月,尼雅巴扎);第一个发现古墓葬的,是亨廷顿(1906年);第一次从事科学勘测的,是斯文·赫定(1900年和1901年);第一次进行多学科的科学考察的,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1980年和1981年);第一个在此殉难的科学家,是彭加木(1980年6月)。而在罗布荒原工作时间最长的学

① 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3期。

② 前者为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后者为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者,是中国天体物理学家陈宗器(1930年12月—1931年6月和1934年4—8月,跨度长达一年)。

综观近代探险考察史,对罗布泊的科学考察不是条件最恶劣的,却是持续时间颇久、引起关注极广的,至今仍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从一定程度上说,迄今已百年的“丝绸之路热”,可以视为罗布泊—楼兰热的同义词。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探险家从一踏上罗布荒原起,罗布人就是其探险活动的参与者,可中外探险家眼里,罗布人的位置从来是在焦距之外,没有纳入取景框之中。至今没有组建过以罗布人历史为目标的专题考察,也未见研究著作问世。而罗布泊是否游移的争论,100年间几起几落,直到那个西域巨泽早已不存在,使一个原本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演变成经典含义上的“考古”作业,学界仍然在期待结论的产生。

上编 罗布人的历史

罗布人是世居罗布荒原的居民。在西方探险家刚抵达塔里木河尾间的村落时,村民们自称“罗布里克人”,简称罗布人。罗布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定居于整个罗布荒原的土著;后者指逐塔里木河的终端湖——罗布泊或喀拉库顺^①,不管它叫作什么——而居的那部分人。本文主要是采用的后一定义。

1876年11月,普尔热瓦夫斯基在20名全副武装的哥萨克护卫下,抵达罗布荒原。1877年1月,他前往阿尔金山。此后在罗布泊湖边度过了整个2月和3月的上中旬。在濒临罗布泊(他称为喀拉库顺)的阿不旦村,普氏受到罗布人的首领昆其康伯克的接

^① 喀拉库顺是普氏首先使用的地名,但据赫定等调查,这实际是泛指整个塔里木河的尾间湖沼的不规范的名字。本文沿用此名,特指普氏所谓的罗布泊。

待和礼遇。由于昆其康伯克本人驻节在阿不旦,使它成为罗布荒原实际上的首府。应该特意指出的是,普氏此行只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他一直处在扎曼伯克的监视下,一切与罗布人的交往,都是通过扎曼伯克进行的。扎曼伯克是窃据喀什噶利亚政柄的阿古柏伯克的亲信。他是亚美尼亚人,出生在俄领中亚的努哈城,精通俄语,对俄国在中亚的作为知之甚详。仅在执行监护任务过程的几个月,这“妙人儿”竟一气娶了4个妻子,其中一个年仅10岁,才3英尺高。此人看似无所用心,实则城府极深。当普氏问他是什么民族时,他竟以标准的外交辞令回答:“我是十字军骑士的后裔。”以至普氏竟在致俄国总参谋部的报告中,建议到其出生地去作一番调查^①。一开始,扎曼伯克禁止当地居民与探险队交谈,后来处熟了,才给了他们一定的自由。这样,普氏得以周历罗布泊,并走访了罗布人的村落。

正是借助普氏的报道,世人才首次获悉有关罗布人与昆其康家族的信息。但普氏称罗布人是他所见的最“野蛮”的部族,他说:“贫穷而又软弱的罗布人在精神上也是贫困的。他们所理解和想象的整个世界就局限在四周环境的狭小框子里,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智力不超过所需要的范围:捕鱼、捉鸭,再加上其他一些生活琐事。”^②

20年后,昆其康伯克已年过八旬,在自己的领地阿不旦,他又接待了另一个欧洲探险家斯文·赫定。与普氏相比,赫定更具人情味儿,对罗布人的历史和命运也有更大的兴趣。因为他敏感地认定:罗布人的历史命运和罗布泊的游移息息相关,不可分离。

赫定获悉,目前的阿不旦村是昆其康伯克的祖父建立的。昆

^① 见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的附录12(1890年俄文原版)第573—575页。

^② 同上书,第234、530—531页。

其康家族是罗布人世袭领主,而以其为首的这支罗布人是以世代聚居于湖畔为基本特征的。他们原住在北方的大湖边,后来北方的大湖干涸了,才逐水迁至南方的喀拉库顺岸边。建立了新的阿不旦渔村。赫定因此推定,阿不旦始建于 1720 年(后又听取李希霍芬的意见修正为 1750 年)。据自述,赫定记录了昆其康伯克的世系,考虑到一般罗布人——尤其是昆其康家族——均高寿,可人丁并不兴旺,生育率较低,故暂推定每代相隔 40 年(这仍是一个保守的数字),那么我们就可以列出其谱系:

伊西姆库鲁(YSSIM-KULLU) 1650—?

玛恰斯(MATTIAS) 1690—?

努买提伯克 1730—?

迪亚罕伯克^① 1770—1861

昆其康伯克 1811—1898

应该特别指出,伊西姆库鲁、玛恰斯两代都没有“伯克”的衔名,只到昆其康的祖父,才称为努买提伯克,所以可以认为,努买提是其家族归附于清的第一代。

正是昆其康伯克的回忆,启动了赫定的构想:喀拉库顺是相对年轻的湖,在 1750 年前后才聚水成型。那么,它当然不可能是《史记》、《汉书》提到过的那个罗布泊——“蒲昌海”或“盐泽”。在其北方,必然还有一个古老的、真正的罗布泊——尽管可能早已干涸。

1900 年再次来到喀拉库顺岸边,赫定获悉,昆其康伯克已于 1898 年去世,享年 80 余岁。随着他的去世,有近 150 年历史的阿不旦(已称为“考纳阿不旦”——老阿不旦)也被废弃,罗布人在老阿不旦的南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居民点玉尔特恰普干——新阿不旦。那时,喀拉库顺也在枯涸的过程中,才致使罗布人不得不放弃

^① 昆其康伯克曾告诉赫定,他父亲死于 90 多岁。而普氏 1876 年抵达时,其父已死去多年,故暂拟其生卒年如上。

了经营了一个多世纪的聚居地。据赫定 1905 年出版的《罗布泊探秘》，可知当时罗布人分居 3 个村落——玉尔特恰普干、库姆恰普干、吐孙恰普干。赫定记录了玉尔特恰普干——新阿不旦的人口：有 84 个居民，分属 4 个 UJILIK（血缘家庭）。遗憾的是，赫定没有说明罗布人的世袭领主——“伯克”由谁来承袭。我们只知道，昆其康伯克的儿子托克塔阿洪没有继任伯克，而成为探险队的一名向导。

1906 年 12 月，斯坦因来到罗布荒原。若羌知县为他介绍了两名驼夫，罗布人老毛拉和昆其康的儿子托克塔阿洪。斯坦因在《沙埋中亚废墟》^① 中说：“对我来说，有这么两个伙伴真是太令人欣慰了。他们经受过艰苦的磨难，有在沙漠探险所需要的承受力和绝境求生的技能，更有斯文·赫定探险对他们的考验。他们每个人都是硬汉子，粗鲁而又品行端正。”如果精神矍铄的、60 多岁的老毛拉是固守传统的罗布人，那么年仅 35 岁的托克塔阿洪则属于较年轻的一代。值得一提的是，新疆建省后，刘锦棠曾拟重开自玉门关经过罗布泊到和阗的古道，并派副将郝永刚等主其事^②。“就是这位老毛拉和另一个罗布人（已去世），成功地再次找到了那条沙漠中非常难行的古道，并带领着一位有胆有识的中国官员走完

① 见第二十九章《在瓦石峡和卡尔克里克》。本文所引该书内容，均据崔延虎提供的未刊译稿。于此特致谢意！

② 此事始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是时新疆刚建省未久，正百废待举。主其事者是副将郝永刚、参将贺焕湘、都司刘清和。他们分段完成探路工作后，成文并上报抚署。可能是因为刘锦棠调离新疆，此议便搁置起来，并未实施。后来继任者陶模的儿子陶保廉见到了有关的档案，并录入其《辛卯侍行记》卷五。陶保廉还说他所见“各有图记”，“惟不谙考古，措辞亦艰涩”。郝、贺等人都是参加过平定阿古柏伯克之乱的湘军将领，所以给老毛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陶保廉摘引图记中所谓的“导者”，当即指老毛拉和另一个罗布人。